



綠木箱的故事

LÜ MUXIANG DE GUSHI

少年兒童出版社

[苏联]伊·瓦西連柯

綠木箱的故事

于 少 文 譯



伊·哈尔凱維奇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蘇聯作品。

傳說有一種青石能使人得到幸福。又傳說有一位老人在他的綠木箱里放着這麼一塊青石。這位老人雙手靈巧，能夠製造出異常精緻的東西來。二戰時期，德國法西斯強盜佔領了老人的家鄉，一個逃亡地主回來，勾結德國鬼子，把老人捉起來，逼他交出寶石，可是老人的學生設法救出老人，把他送到游擊隊里。老人的學生離開時，老人把綠木箱送給他們，說世界上沒有什麼能使人幸福的寶石，幸福只能自己去爭取。他的綠木箱里只有一些工具，但是人使用它們可以創造出幸福來。法西斯強盜破壞了蘇聯許多城市鄉村，但是蘇聯人民一定會打垮敵人，並在廢墟上建設起更美麗的城市鄉村。

И. Василенко

ПОВЕСТЬ О ЗЕЛЕНОМ СУНДУЧКЕ

(Из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Детгиз 1954

綠木箱的故事

伊·瓦西連柯著

于少文譯

伊·哈爾凱維奇繪圖 朱延齡裝幀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號：譯0250 (高)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3/14 字數 37,000

1950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0

統一書號：R10024·2289

定價：(6) 0.16 元



我們技工學校的生產隊，過幾天就要上頓巴斯去了。我們三個人也去。早先我們造過城市給孩子們玩，現在要到廢墟上去重建房屋、工廠和矿井了。

今天艾捷麗把薩烏爾和我帶到姆塔茨明達山腳下。我們坐上纜車，幾分鐘就到了山頂，在那里把這個城欣賞了好半天。打高處望下去，城里的宮殿、街道、橋梁就象玩具一樣。整個城大極了。看着迷眼的一大片街道和廣場，讓人有一種在童話里的感覺。城里布滿了陽光，象鍍了一層金，到處是翠綠的、茂盛的篠懸木和挺拔的柏樹，宮殿的大理石壁和庫拉河水閃閃發光，就象人間幻境似的。

“艾捷麗，你舍得離開梯比里斯嗎？”

“舍不得，”艾捷麗回答說。“可我就是想和你們一起去。”

薩烏尔乐得笑着悄声說：“艾捷丽了不起，真了不起！”說罢他又提醒我：“你說过要写它厚厚的一本，那就請你写吧，好，写吧！”

我說：“我今天就写。咱們几个一起写吧，我忘了什么，你們就提醒我，好嗎？咱們到了那边，就念給我們的新伙伴听。”

“还把綠木箱拿給他們看，”艾捷丽加上一句。

“那还用說，”我說。

在山脚下

我叫瓦尼亚，哥薩克人，生在頓河齐姆尔地方，在那里住到十四岁。我离开故乡已經两年了，如今一想起那里，不知怎的，就想到我在河里骑在一个木桶上的事。木桶靜靜地順流而下，沉沉浮浮，我的两个光脚跟蓬通蓬通地踢着木桶，同时毫无兴致地（啊，可是这会儿要能到那儿去一次該多么好啊！）望着那些开有三个窗戶的小房子在陡岸上露出来，又隱沒到葡萄樹丛里去。

我最远只到过罗斯托夫。

可是完全沒想到，我一下子到了高加索山脚下的納尔奇克城。德国鬼子一接近罗斯托夫，我就跟爸爸到那儿了。爸爸讓我在一个孤独的卡巴尔达女人家里住下以后，就回到頓河，加入了哥薩克团，我呢，进学校繼續念書。

起先我很寂寞，不論望到哪里都是山。我想家，想故乡，竟想得对世界上什么都沒有趣味了。的确，納尔奇克的山很美：遍山都是树木，青青的，很濃密，到了秋天，它們又紅得象火。可是，我象剛剛移植的葡萄藤：全都萎縮了。要不是我認識了薩烏尔，还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呢。

青島的故事

教室里来了个孩子，跟我同年，长脸，黑头发，眼睛又黑又亮。他走到我面前，神秘地问道：“你当真从靜靜的頓河來嗎？”

“当真，”我回答說。

他就象看什么怪物似地看了我一下，走了。

第二天，他同我邻座的同学对調了座位，把書本、早点和帽子都塞进我的課桌，坐在我旁边央求道：“給我講講頓河吧。”

傍晚他到我家。我給他講了半天我們的村子、“仙”酒——我們家用两种葡萄合制的“齐姆尔起泡酒”。我沉醉在回忆中，甚至念起了普希金的詩：

神圣的頓河啊，你可是在等候

你的勇敢的哥薩克騎兵；

快拿出你的葡萄園的名酒，

讓它沸騰地，閃爍地迸流。

他目不轉睛地盯着我瞧，默默地傾听着。后来他說：“世界上有很多离奇古怪的事情。青石的故事你听見過嗎？”

青石的故事我沒听見過，就請他給講講，可是他說：“以后講吧。我們要好的日子长着呢。”

我們真的很要好。

薩烏尔和我一样，在納尔奇克沒有亲人。他的爸爸是卡巴尔达貿易机构的工作人員，經常出差，媽媽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去去世了。这一來我們就更加亲近了。薩烏尔好幻想，愛童話故事，这个性格我很喜欢。

他很专心听童话故事，也能滔滔不绝地讲。他看生活也象看童话故事一样，老希望生活中会出现不平常的事情。

可是这一个故事，关于青石的故事，他虽然说要讲给我听，可是每次我叫他讲，他总是说我们要好的日子长着。我只好耐心地等待。

有一次我们放学，薩烏尔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我上你家，给你讲讲青石的故事。今天可以讲了。”

“为什么今天才可以讲？”

他神秘地回答说：“待会你就明白。”

那天晚上薩烏尔讲给我听的，就是这么个故事：

“从前高加索有一只鸟。这只鸟象鹭一样骄傲，象鹰一样勇敢，象风一样无拘无束。它的眼睛象星星，嘴和爪银光闪烁，丝绸般柔软的羽毛发出天空般的青色。这只鸟在空中飞翔，打高处看人们怎样过活。有时它降落下来到人们家里玩玩，这时青光照耀着全村。人们给它吃甜果子，用手捧泉水给它喝。它吃完喝饱飞走了，村里就过起幸福的新生活来了。人们学会了精巧的手艺，建筑了漂亮的住宅，得到了丰富的收获。人们劳动得愉快而生气蓬勃，大家把那些村庄叫做青色的村庄。

“一个凶恶的王公，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大发脾气。

“他忿怒地嚷道：‘谁敢破坏我的法律？’‘我不要百姓得到幸福。幸福的人就会忘记安拉〔注〕，就会停止给我缴税纳粮。’

“于是这个凶恶的王公命令他的仆人去捉青鸟，把它装在铁笼里带到王宫里来。

〔注〕 安拉是伊斯兰教信奉的上帝。

“仆人們扮成旅客，分頭到各个村子里去等着。其中有一个忽然看見四外青光閃耀，有一只青鳥从天而降，向村庄飞来。村里的人都跑过去喂它吃甜果，給它喝泉水。王公的仆人也赶来了。他跪在青鳥面前，把手伸过去，手心上放着一个香噴噴的果子。青鳥沒想到有人要捉它，就向他的手伸过头去，仆人一把抓住了它柔軟的翅膀，騎上馬，向凶惡的王公的王宮跑去了。

“王公杀了青鳥，用一根長針刺进它的心，一滴滴地喝干它的血。然后仆人們把它拿到高高的岩石上埋了起来，派了兵防守，不讓人來偷死鳥。

“卫兵担惊受怕了一夜，說不出地恐怖，等到东方太阳光一出現，他們只見整块岩石都变成青色，跟那只神鳥的羽毛顏色一样。

“王公听說有这样奇怪的事，也害怕了。他下令把所有村庄的居民都赶来，日夜在这座鳥坟上堆土。于是这个地方就出現了一座新的山，不久山上长出了密林，青色的岩石就連影子也沒有了。人們也就这样把自己的幸福埋葬到巨大的土堆里……”

……薩烏尔說到这里停下来，炯炯发光的眼睛盯着我旁边的什么地方远远望去。

我說：“这样的結局很悲慘。結局不好。”

“这还不是結局，”薩烏尔严肃地看着我。“干嗎要这样的結局！人沒有幸福是活不下去的。”

他又頓了一下，接着得意洋洋地講完他的故事：

“自从在青鳥坟上堆上山以后，过了千百年，人都傳了許多代了，再也沒有人知道埋着青鳥的地方，人间的幸福也跟它一同被埋葬了。于

是幸福成了一种幻想和傳說。可是青光忽然又出現了。

“有一个旅客沿着山路走。他渴极了，就离开山路到淙淙的溪边去喝水。他弯下身子，忽然看見流水底下有一小块青石，象顆小星星，放着青光。旅客把青石撈起来，小心地捧在胸前帶回村子里去。这个村子于是象一千年以前那样繁荣幸福。大家都明白，这块小石头是从埋着青鳥的青色岩石脱胎出来的。地底下的水把它冲到地面上来，送到了人間。

“可是这个村子繁荣了沒有多久。一个新的王公把村子燒平了，命令把那块青石抛到遙远的大海里去。可是人們要走向幸福，难道能够阻擋嗎！人們一代又一代地寻找着通向青石的路。有人在崩塌的岩石下丧命，有人在狹窄的沟壑中悶死。可是每一个村子每一代都派了勇敢的人去寻找幸福石。青光閃亮，全世界的人都向往着它……現在的結局好了吧？”薩烏尔得意洋洋地問道。

“很好，”我回答說。“可是你先前为什么不能給我講这个故事呢？”

“为什么？那时你会相信嗎？不会。現在我可以給你介紹个人，大家都說他碰过青石。昨天他又到納尔奇克来了。”

我听了簡直跳起来：“薩烏尔！你相信这个故事嗎！”

薩烏尔一臉尷尬相，很抱歉地笑笑，看着一旁說：“为什么相信呢？不……不过你知道，这上头也許有科学道理……喏，比方化学……”

“在青鳥上头？！”

“不是青鳥，青鳥也許压根儿就沒有。是在青石上头。”接着他有了把握，解釋說：“我問你，能医病的植物有沒有？有。对身体有益的矿物有沒有？有。比方盐就是。青石也許就是这样一种矿物，只是比其他

那些更有好处罢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就没作声。

有个绿箱子的人

有一次我去上学。在拐角自来水管旁边有个女人在打水。透明的水嘩嘩地泻进桶里，桶里一会儿就灌满起泡的凉水了。一个上年纪的卡巴尔达人用轻快的步子走到水管旁边，蹲下来喝水桶里的水。这时候，一头鼓着乳房的大黄牛从尘土飞扬的大路上拐弯过来。它站定以后，玛瑙似的眼珠紧盯着水桶。虽然是清早，可是很热，牛很想喝水。那卡巴尔达人站起来，用袖子擦擦嘴。他用帽檐似的白眉毛下那双眼睛严厉地望着母牛，跟它说了句卡巴尔达话。那个女人笑起来，母牛转过身子走开了。

“他说什么？”我问那女人。

女人还是笑着，回答说：“他说：‘去吧，去吧，牛奶可要卖十二个卢布一公升呢！去吧！’”

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就跟着他走。我有时赶上他，有时又落在他后面。他穿一件破旧的栗色长袍、一双发亮的尖头鞋子，戴一顶白色毡帽。他虽然背着一个小小的绿箱子，但是脚步非常轻快。这人瘦瘦的，腿很长。脸晒成了古铜色，胡子灰白，下颚却刮得精光。他满脸皱纹，然而一双黑眼睛却显得年青热情。他一路上走着，在一根篠悬树枝上碰了一下，碰断了一些，他赶忙回过头来，摘下帽子，跟树恭恭敬敬地说了句什么。他走了几步，又回到树跟前，很抱歉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小带子，把折断的树枝缚好，这才再向前走。他忽然发现一家人家

的百叶窗上有一块小板脱下了，就轻巧地把背上的箱子拿下来，拿出一把小锤子和几个钉子，把小板钉好，这才满意地点点头，继续向前走。

我简直把什么都忘了，跟着这个古怪的人走了又走。我深信他没有发现我。可是他猛可停了下来，先指指我的书，再指指学校，笑着说：“那儿，到那儿去。算术、几何、物理。到那儿去吧。”

我很不好意思，尴尬地转过身来，向学校慢吞吞地走去了。

艾捷丽

我险些儿迟到了，一跑进教室，薩烏尔就问我：“喂，‘彼乔’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回答。“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话多着呢！”

薩烏尔心不在焉地扫了我一眼，低声说：“一个古怪的小姑娘。古怪极了。她说：‘彼乔’。我是彼乔吗？”

老师走进教室，上课了。可是薩烏尔不好好听讲，只管想着自己的心事，老是莫名其妙地皱眉头。休息的时候，他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里，还是用那付莫明其妙的神情低声说：“我上学校来，路上没有触犯任何人，干吗要触犯呢？可是她走到我面前说：‘你好，彼乔！怎样走到……’”

“她是誰？”

“一个小姑娘。很古怪的小姑娘。两眼没有眼泪，完全是干的，可是她在哭着……她说：‘你好，彼乔！怎样走到皮亚蒂戈尔斯克去？’我说：‘怎么走去？皮亚蒂戈尔斯克远得很呢。得坐车去。’我把她带到汽车站，把买来当早点吃的樱桃都给了她。她吃着，可是眼睛还是象在

哭着。我說：‘你哭什麼？沒錢買票嗎？那你坐在这儿等一等，我給你送錢來。’可是她說：‘不，彼喬，我沒有哭。’我就走了。真是個古怪的小姑娘。”

“那你為什麼不問問她是誰，從哪兒來，為什麼用不明不白的話稱呼你？”我覺得很奇怪！

可是薩烏爾默不作聲，呆望着牆角。直到下課他還是那付樣子：想着心事，心不在焉的。最後他對我說：“她沒錢。她哪兒來的錢呢？她坐在那兒哭。我不喜歡人家哭。咱們去看看她，好嗎？”

我們彎到寬闊的草原大街，向離得老遠就可以看見的汽車站大廈走去。一路上我竭力想把自己碰到那個有趣的卡巴爾達人的事講給薩烏爾聽，可是他幾乎不聽，只管說了又說：“我叫薩烏爾，薩烏爾·哈那叶夫。干嗎叫我‘彼喬’？”

我們離汽車站越近，他就越激動，不過到了大廈跟前，他忽然說：“咱們回家吧。”

“干嗎回家？”我回答說。“得看一看呀。”

我們一拐弯，就看見旅客候車的凳子上孤零零坐着一個小姑娘。顯然，汽車不久以前開走了，所有的乘客都已經走掉，就剩下這個古怪的小姑娘。

我馬上猜到這就是她。看眼睛就能猜着。的確，小姑娘兩只水汪汪的深栗色眼睛非常悲傷，好象她心中懷着難忘的痛苦似的。小姑娘一看見我們，就笑了笑站起身來。由於這麼一笑，她臉上有了光彩，可是她的眼睛還是憂郁地望着，這使我想起夏季那種又出太陽又下雨的日子。

“小姑娘，你为什么沒坐車走哇？”

她張開手，我們看見她手上有一張三盧布的鈔票。

“我的錢不夠。”

“我們給你錢，”薩烏爾趕緊說。“五點鐘還有一班汽車，別哭，哭什麼呀？”

“你說的哪里話呀，彼喬，我沒哭！”小姑娘覺得奇怪。

我好奇地端詳着這個小姑娘。她身材細長勻稱；要不是有兩根小辮子垂在胸前，要不是她那晒黑而紅潤的臉蛋顯得那麼溫柔、嬌美，她倒真象個男孩子。她身邊就只有一個空空的背囊。

我問她：“小姑娘，你從哪兒來的？”

“梯比里斯。”

“梯比里斯？”我和薩烏爾異口同聲嚷了起來。

我們住在青山腳下，山後就是終年積雪、高入雲霄、陽光閃耀的高加索山。我們知道，在山峰頂着繁星的這個高加索山後面有一個陽光絢爛的大古城，我們總覺得這個古城很誘人，很遠，到不了。

“你從梯比里斯來，”我們又輕輕地說了一聲，嘆了口氣。

接着我們坐了下來。小姑娘坐在我們中間，我們開始盤問她。

小姑娘很樂意地講了起來。她說她住在兒童保育院，沒父沒母，只有一個姐姐，叫做阿妮姑。阿妮姑本來在前綫當助理醫生，很久沒來信。可是突然來了一封短信，說她受了重傷，住在皮亞蒂戈爾斯克的醫院里。小姑娘沒有多考慮，就乘一輛軍用汽車到那兒去。但是車子到了納爾奇克附近的大村，不知怎麼出了毛病，需要修理，小姑娘就徒步走到這兒來了。

她一面講一面信任地瞧着我們，可是她的眼睛向我們流露出一种温和而凄凉的神情。

接着我們問了她半天梯比里斯的情形，格魯吉亞軍用公路上峽谷和悬崖的情形，沒有注意到有很多人走到車站，在售票处旁边排起队来了。等到我們看見排队，这才一下子想起我沒有錢，薩烏尔也沒有錢。我們商量了一下，就跑到旧貨攤上卖帽子。

我們回来时，人們都已經上了汽車。我們好容易赶上买票，把小姑娘送上車子。我們又用剩下的三个卢布买了几个热气騰騰的肉餡餃子，用油紙包着，一面向汽車跑一面塞給了她。汽車开了。我們举手想摘下帽子来揮，可是帽子沒有了，我們只好揮手。忽然薩烏尔撒腿跟着汽車跑去。他回来对我說：“艾捷丽。”

“什么艾捷丽？”我不明白。

“我問她叫什么名字。她說艾捷丽。”

“哦……哦！”我拉长声音說，不知为什么，我尽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不过我还是忍不住，驚訝地說：“多么响亮的名字啊！”

带幸福来的白腊姆

……不知怎的，我遇見了艾捷丽以后，心里充滿一种又高兴又担心的新感情。我一想到她，就想要做一件能使人們生活得更好的事情。我开始幻想，自然而然記起了青石的事。

我想：“要是能弄到那么一小块石头送給艾捷丽，那該多好啊。那时候，她的眼睛也許就不会那样忧郁了。不，小石头不够，應該找块大的，用飞机把它运去給斯大林。斯大林会把这块大石头分給各軍团、各

工厂和各集体农庄，那么苏联人民就会充满新的力量，可以更快地把该死的法西斯匪徒击溃了。”

竟有这样天真的幻想，连我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可是我又不能不这样想。

我替自己辩解：“谁知道呢，也许世界上真有一种石头具有非凡的特性，能够使人身强力壮，能够发展人的优良品质呢？”

薩烏尔跟往常那样，晚间到我家来跟我一同做功课。我说：“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看那个得到青石的人啊？”

薩烏尔惊讶地回答说：“你自己也知道，没工夫哇：又上汽车站，又卖帽子，又买饺子……”

“又追汽车，”我挖苦地加了一句。

我们打开簿子，算起平方根来。做好功课以后，薩烏尔临走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去看他。明天。”

我十分急切地等着这个“明天”，就象当真相信薩烏尔讲的那个故事是真的。我连觉都没睡好。

第二天我们一放学就直接上美丽大街去，薩烏尔说那个人就住在这条街上他的熟人家里。我认识美丽大街。它为什么叫美丽大街呢，不知道。街道狭窄，街心高低不平，树木孱弱。比它漂亮得多的街道纳尔奇克城有的是。

我跟薩烏尔并排走着，嘴里给他讲着我们故乡怎样捕捉顿河上著名的青鱼，耳朵却听着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它好像是笛声，又好像是唱歌声。我们越往前走声音越响，随着又夹上柔和的铃铛声，接着都静下来了。

——薩烏爾在一所有三个窗戶的小房子旁边停下来，向籬笆縫里看了看說：“这就是他！”

我另外找了一条縫，也赶紧凑上去看。在一棵茂盛的槐树下，有一个穿契尔克斯克〔注〕长袍的人背向我们坐着，用卡巴尔达話說着什么，他面前站着个上了年紀的男人，也穿着高加索服装，满面笑容地望着辽闊的远方，仔細听着。他那双一眨也不眨的明亮眼睛仿佛直对着太阳望。

“哪一个是他？”我小声問。

“說話的那个。”

“他說些什么？”

“他說：‘康少比，你眼睛看不見没有关系，你可以用心来看。你去找人真心乐一乐吧。’”

那人站起来，把一根細长的圓东西，象是一个笛子，放在那个瞎子手里。这东西上面裝飾着閃爍的圓球和金片。那个瞎子把它接过去，笑咪咪地举到唇边。于是空气中立刻洋溢着柔和而快乐的声音，象嬰兒的笑声，象金翅雀的啁啾声，还象脚跟迅速而急促的噼啪声。在院子里徘徊的一只雄鷄停了脚步，惊慌地用一只眼睛瞧瞧音乐家。接着它忽然張开漂亮的翅膀，两脚很快地刨地，就地打起轉来。我和薩烏爾不轉眼地盯着籬笆縫看，也踏起脚来了。

那个瞎子不吹了，把笛子按在胸前，默默地鞠了一个躬，一只手稍微往前伸着，向門口走去。

另一个人用羡慕和高興的口气說：“康少比，你的手指真輕巧！輕

〔注〕契尔克斯克是苏联一个自治省，在北高加索的西部，庫班河流域。

巧极了。祝你长命百岁！”

他跟着那个瞎子向边門走来，我認出他就是昨天碰到过的那个有趣的卡巴尔达人，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我們从篱笆旁边跳开来，装出万分留神的样子望着天空。但是沒騙过他。他跟瞎子拉拉手分別以后，就向我們轉过身来，眉开眼笑地說俄罗斯話，虽然听得出来有点外地口音，可是很好听：“有門为什么要鉗篱笆縫啊？小伙子們，进来吧。我一向喜欢青年人。”

我們就这样跟白腊姆認識了。我不知道他喜欢我們一什么，可是从那天起，我們差不多一有空就到他那儿去，我們去他总是很欢迎。

这个怪人，他到底是誰呢？他自称不过是个工匠。不消說他是当过工匠，然而不是普通的，而是特別的、异常有趣的工匠。后来我听见人家講过他許多事情，說他长着一双魔手，象圣人一般聪明，而且还有一片童心。他会修理百孔千疮的屋頂，会修理女人用的精致小手表，会修理嘎吱作响的大車，也会修理閃閃发光的自行車。他老愛想出人家还不知道的东西。他制造能发出各种新的声音的乐器，日規〔注〕、了不起的月光灯，象个善良的魔法师那样，把这些东西送給人們。他的口袋中經常藏着有趣的玩具，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塞到孩子的口袋里。孩子在口袋里一发现玩具，就惊喜得說不出話来，白腊姆望着他哈哈笑。

他經常在拖拉机站作工，不过也不时被派到各集体农庄去修理农具，他到哪里，那里就会听到他快活的敲击声、工具鑼鑼声，人們都說，

〔注〕 由字盘和杆（或板）做的計时器，看太阳照耀时杆投在字盘上的阴影决定時間。